

# 青田石韵

尹汉胤



从空中俯瞰浙南大地，蜿蜒密布的水网，犹如一束晶莹剔透的珊瑚，妖娆多姿地环绕在崇山峻岭间。流淌至青田，众多溪流，收拢为大溪、小溪两条河水，来到三溪口，好像早有期许似地相拥在了一起，由此形成了纵贯浙江东西的第二大水系——瓯江。

一路千回百转，水势湍急的瓯江，在来到青田地域后，竟一改任性不羁的心性，若有所思地放慢了脚步。一路上仰望着两岸青山，临水人家，在来到山口镇时，竟静水平波地好像倾听到了什么气息，徘徊起来……

原来在青田亘古大山深处，在远古由于地壳运动触发火山爆发，岩浆奔流，在这里留下了一条五彩斑斓的石脉。据史料记载，早在1500年前，青田先人便在山口、尧土、旦洪等地的大山中，发现了这条石脉的踪迹。由此，青田人便走入莽莽群山，经过艰苦卓绝的探寻，发现了埋藏在大山深处的叶腊石脉。面对经过亿万年大地孕育而成的斑斓石脉，青田人以浪漫情怀审视着这条大地赐予的五彩石，以聪明智慧将石脉中流淌的如云霞星辰般绚丽的色彩，以巧夺天工的民间石雕艺术，将其幻化为充满诗情画意的人间胜景。由此，在中华大地诞生了精美绝伦的青田石雕艺术，将凝固沉睡了亿万年的岩浆重新唤醒，赋予其新的艺术生命而享誉天下。

不管是来自民间的传说，还是见诸科学考证的研究文字，无不对青田人以抽丝剥茧般的执著精神、勇毅探索、浪漫情怀创造出的青田石雕艺术肃然起敬。而更令人敬佩的是，青田人竟以石雕艺术为依托，扬帆出海与世界各国建立起了贸易关系，开创了青田人走向世界的辉煌历史。

不舍昼夜奔流不息的瓯江，无疑是青田石雕走向世界的见证人。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，瓯江不仅目睹了青田石雕勃兴发展的历程，更负载着一代代青田人，携带着精美的青田石雕，漂洋过海，远去世界各国谋生的历史背影。时至今日，青田人赴海外发展的历史已有300多年，青田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中国的著名侨乡。据统计，目前侨居在海外的青田人已达30多万人，分布在世界120多个国家。

一座“为侨大厦”赫然矗立在瓯江之畔，大厦门楣上的“侨管家”3个醒目大字和全球服务热线电话，不禁让人感慨万千地在心中涌起一种民族自豪感。坐落于山重水复大山深处的青田，竟然与世界各国保持着密切的商务联系。而更令人为之感动敬佩的是，在俄乌战争

爆发时，侨居在欧洲各国的青田侨领，第一时间与中国有关部门建立了联系，并自发行动起来，帮助侨居在乌克兰的青田人及中国侨民，从爆发战火的城市迅速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。这一由青田华侨发起的紧急救助行动，不仅展现出了青田人的家国情怀，更呈现出了当今海外青田人的强大能力。

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。血浓于水的海外青田人的这一举动，不仅引起了世界各国对青田人的瞩目，更让世界人从这一举动中，看到了当今中国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，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刮目相看。

遥望着万古奔流的瓯江，江上曾漂荡着怀揣梦想的青田人，凭一叶木舟，勇敢无畏地驶向了浩瀚的太平洋。而如今，落地生根在世界各国的青田人，已然是胸怀中华大义、民族自豪、自信自强地面对世界的新时代中国青田人。

走进青田的古老村落，展现在眼前的景象，让人仿佛走进了欧洲的某个小镇。只见散布于大山深处的建筑，一改过去传统的旧时农舍造型，而是色彩鲜艳的一幢幢现代建筑，毫不逊色于大城市的建筑风貌。村中不仅有酒店、餐馆，还建有休闲公园、健身设施。尤其令人眼前一亮的是，村中竟然还有充满异国情调的咖啡馆，超出了人们对中国农村的传统印象。

就在这一片现代建筑中，一座飞檐翘角、雕梁画栋、古色古香的“尹氏祠堂”，赫然矗立在村中央。走进祠堂，正中高台上，供奉着先祖的牌位。四周梁柱、墙壁上挂满了书画作品。其中一幅“今朝始踏商山路，高视浮云任去来”，深刻地诠释了源远流长的青田精神。

侨乡青田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海外亲属，其中新一代青田人，已不再从事传统营生，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的青田人，已开始供职于所在

国的政府、教育、医院、公司……然而，他们依然心系着故乡青田的发展。源远流长的中华历史文脉传承，就像是山间流淌的涓涓细流，虽历经千回百转，最终一定会汇聚到瓯江主流，融汇进浩瀚的太平洋。继承着祖先的遗志，秉承“因习以崇之，庶续以终之”的祖训，延续着源远流长的中华血脉，创造着新世纪辉煌。历史已证明，只有秉持着中华在时代发展变化中的历史定力，才能使古老的中华文明生生不息、历久弥新地屹立于世界之林。

在青田博物馆中，一块“蓝星”石吸引了我的目光。

在这块温润乳白的玉石上，布满了蓝色的星状斑点，其聚散疏密、和谐共融的图景，就像是遨游在太空中的繁星，彼此既坚守着自己的位置，又与其它星际保持着联系。面对着玉石上漫布的一颗颗蓝色斑点，其平和的氛围，不羁的痕迹，不禁让人浮想联翩地联想到了同样自由奔放、行迹遍布于世界的青田人。

一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，就如同一道辉映于太空的星汉图。在漫长的历史时空中，虽然历经了阴晴雨雪、雷电交加的至暗时期，然而一旦云开雾散，依然是星际辉映夜空、阳光普照充满生机的大地。眼前这块蓝星石，不仅浓缩着宇宙星象，更生动深刻地启示着历史发展的必然。一个创造过辉煌历史长空的民族，是不会因为一时的乌云遮蔽就丧失历史光辉的。

古老的中华大地，情有独钟地赋予了青田一条五彩斑斓的亘古石脉。而富有勇气与智慧的青田人，以自己独特敏感的心灵感应，发现了埋藏于地下的青田石韵，这一发现曾被人附丽为女娲补天的遗石下凡。然而，真正读懂青田石韵的人，只能是与其世世代代共生于这块土地的青田人。据郑辑之的《永嘉郡记》记载“青田有草，叶似竹，可染碧，名为竹青，此地所产，故名青田。”伴随着这世上最普通植物生长的青田人，与生俱来地拥有着亲近自然、顺应自然、感悟自然的心灵频率，所以性情有独钟地聆听到了来自大地的心声，将汇聚了大地色彩的凝固岩浆唤醒，以聪明才智将其化为精美绝伦的青田石雕，呈现给这个星球上的人们。

遥望着瓯江两岸逶迤的连绵青山，就像是一条贯穿古今的血脉，始终以无限青山随意好的生命状态，在和谐自然的岁月中，延续着青田石韵的梦想，目送着一代又一代青田人奔向远方……



## 我的母亲是大厨

孙善文

每次看着母亲端着热气腾腾的菜肴从厨房里走出来，开心地招呼我们趁热吃的时候，我就想着，如果母亲戴上大酒店洁白的厨师帽，穿着板正的大厨衣，那又该是什么样子呢？事实上，她越来越像一名大厨，在家这样一处烟火温暖之地，在柴米油盐之间，她用一灶灶炉火，轻而易举就烹调出各种与爱有关的美味佳肴。

在我早年残存的记忆中，似乎与母亲有关的都离不开“吃”。更小的时候，半夜劳作归来的母亲将我和弟弟从梦中唤醒，把在生产队加班所分得的仅有的几块鸭肉塞进我们的嘴里，直到看着我们津津有味吃完；我到县城读书后，家里每有点好吃的，她都会交代父亲骑自行车走40公里的路给我送去，让我解解馋。每天早出晚归、忙活于田间的她，自然没有太多时间在厨房调五味做羹汤，但她也会在困窘的生活中，想方设法整出一餐尽量可口且温饱我们一家人肚腹的饭食。

2000年，我们把父母亲从老家雷州接到深圳居住，算是进了城。那年，母亲五十出头，走路还是风一般地快，说话也是利索高亢的，一副闲不下来的样子。不久，厨房便成为她新的阵地。她很快就熟悉了小区附近的菜市场，说起什么时间的菜新鲜，什么时间的鱼鲜活，什么季节买什么菜，哪家店铺、哪个档位卖得物美价廉，已是如数家珍。邻居笑着对她说：“您辛苦了大半辈子，也该消停消停了。”她说：“在农村，七八十岁都照样干，等过几年吧。”时光如梭般飞快，这一等已是二十多

年。母亲已从当年的腰背挺拔，到今日的霜发满鬓。

虽然在深圳多年，但我们家依然坚守着故乡雷州的那质朴却自然的味儿。雷州饮食文化讲究菜品的原汁原味和鲜美纯粹，在味道上不追求醇厚，烹调手法简单、传统，追求自然之美。这当然也是母亲最想做到的。她顺应着季节的方向，安排父亲帮忙购置应季的食材，精心准备着每一餐每一道菜，乐此不疲。有时带她到雷州菜馆吃饭，吃到什么特别可口的菜品，她还会让我们将图片拍下，回到家里，试上一手。母亲常说，在深圳，谁都在努力，妈妈只是一个陪跑，尽量帮你们一把，干不动了，也就没办法了，不过既然做了，就一定要争取做好。我做的菜，你们喜欢吃，我就很开心了。不过，母亲烧的菜，哪怕是我非常爱吃的，我也不敢过于声张，因为如果只要开了口，这道菜估计在后面几天，就必定经常出现在饭桌上了。那一道道夹杂着时光味道的菜肴，经过煎、炒、烹、炸、焖、炖，喂养着尘世中的我们。

近两年，我突然发现母亲会看菜谱了。母亲读书不多，只上过初中，但这些年做菜的研究上却是煞费苦心。有一次她还自己到附近的书店，买回两本其它地方的菜谱。看着她佝偻身子坐在灯光下，戴着老花镜，翻看着菜谱，口中还不时地念叨着材料的名字，此情此景让人潸然泪下。母亲说，做菜不但要追求营养，还要照顾到个人的口味，咱们家也常来客

人，不可能每个人都爱吃雷州菜的。我笑着对她说，我的朋友们都说您做的菜不比大酒店差，你是咱家的首席大厨，也当之无愧。逗得母亲突出了一脸的皱纹。母亲并不知道，做菜如修行，讲究色香味，而每一名做菜的母亲，其实就是儿女心中的神，一粥一饭，一饮一吸，都是人间的至臻至纯。

在母亲擅长的菜谱中，对于烹制各色鱼类，尤其钟爱，可能是她本身就出生于渔村的缘故。她最拿手的是煎海鱼。母亲在市场挑上鲜活的鱼儿，剖肚刮鳞去腮，用少许白醋涂抹腌渍，半个小时后洗净，并控水，待热锅中的油沸后，将鱼放进锅中，小火煎至两面微黄，再添上姜、蒜、酱油、料酒等辅料后，小火慢炖，如鱼的外皮酥中溢香，肉质金黄，鱼肉温润如玉，才算到了火候。大家常说，母亲做这样一道鱼，是要有仪式感的。这也是我们家每次团聚都少不了的一道菜。鱼肉入口轻轻一抿，那鲜香已在口腔中回荡，且越吃越来味，可将人的味蕾撩倒。而对于母亲来说，这其实只是她一日三举火中的某一个虔诚的瞬间罢了。

母亲没有一套大厨的行当，却像一名没有被授衔的将军，那气质、那手艺、那从容，还有那脸上知足的笑容，都令人艳羡不已。小小的厨房是她后半生的全部，一个能品咂出爱的地方。大厨的“大”字，意味着爱的无限，故而她出品的每道菜都饱含了家的味道，令人回味无穷。

1982年春，人民大学七八级工经班去上海做毕业实习。我因论文题目涉及劳动工资，被分在“劳资关系组”，随几个同学辗转来到上海金山石化总厂搞课题调研。我们的宿舍靠近海边，傍晚经常在防波堤上散步，眼前是广阔无垠的杭州湾，还有春日残阳下的油菜花地，那漫无边际的鹅黄，令人赏心悦目。俗话说春日属发，唐朝诗人韦庄有“春日游，杏花吹满头”的佳句。有人说此地距乍浦不远，当年孙中山在《建国方略》中说，要将乍浦建成东方大港，不去兜兜吗？于是乍浦便成为本次春游的首选。

从金山镇到乍浦镇有一趟长途汽车，金山石化算一站。那时金山镇还保留着古镇风貌，小桥流水，杨柳依依，挑担子的女人头发盘成髻，插一朵红簪花，在斜阳下扭动着腰身，身影梦一般镶进长长的石板路。金山镇有渔港，我认识个吴老大是船长，我求他带我出海。金山海外几座岛我都去过，大金山小金山乌龟山，上面有当年的炮楼和锈透的钢盔。我跟守岛一家人学挖竹笋，用大铁锅炖竹笋海鲜，那个大婶望着炉火喜欢嘟囔一句“鲜不鲜一把盐”，直到现在我做饭也爱说这句话。最惊险的一幕是遭遇风浪，渔船上下起伏颠簸得非常厉害，我吐得一塌糊涂人都站不起来。吴老大怕出事，将我五花大绑捆在桅杆上，说不想让我喂王八。后来我把这段经历用在我的小说《老史与海》里。

清晨阳光灵动，我们乘车向乍浦出发。这时售票员喊道，金丝娘桥到了。我问，此地可有金丝娘么？售票员淡淡道，这是上海浙江分界点，到金丝娘桥就到浙江了。金丝娘亦称金四娘，两种说法，一是因金四娘得名。二是古有女子产金色蚕丝得名。我取后者，青葱手指织金色丝绸，那才是“户盈罗绮，竞豪奢”的江南气象。不幸的是，这个轻柔的名字竟遭遇过血雨腥风。1840年鸦片战争，英国军舰最初就是在金丝娘桥外海开炮的。无独有偶，1937年日寇搞“金山登陆”侵略中国江南地区，其登陆地点并非今天的金山，而是金丝娘桥，金丝娘桥当时属金山卫，故称“金山登陆”。

哦，乍浦到了。此时乍浦镇是安静的，仿佛尚未醒来的古老传说，用梦境接纳着我们的到来。考古显示，乍浦的历史可追溯到四千年前“良渚文化”时期，汉朝建镇，真正的繁荣在后运河时代。黄河水患加长年战乱，致大运河淮安以远基本断航，漕运被迫改为海运。漕指运河，道光年以来，两江漕粮十之七八从海上运抵大沽，再经内河到达京。而乍浦港就是当年漕粮海运的码头之一。前边说“舰艇最初是在金丝娘桥外海开炮”，他们战略性地阻断漕粮北上，其炮轰之地均为海运码头，乍浦，海宁，崇明，当地守军也曾抵抗，仅金丝娘桥一战，清军死伤达上千人。

我们穿越田野，沉浸在美丽的油菜花海中，一步步走向乍浦的海岸。沿海已遍植松树，上面还保留着有几座废弃的炮台，一摸炮口能摸到膛线，应该是鸦片战争后重置的。当时绝大多数岸炮还是滑膛炮，即所谓“红夷大炮”，其准度低，射程又够不到停泊在海上的英舰。

鸦片战争前虽有水师，但因官吏腐败财政支出，海防时建时停，从未引起真正的重视。可提及的是“戚继光抗倭”操练水师，而乍浦港正是戚继光抗倭的基地之一。史料记载，戚继光打造的战船“能容百人，底尖上阔中为四层，最上如露台，穴梯而登，傍设翼板，矢石火器皆伏发，可顺风飞行”。此刻，当年用青条石修筑的战船码头依然风中矗立，注视着远方的海面，是要鸣号示警，还是等候班师的捷报呢？在一块巨大石墩上，我发现几个巴掌大的孔洞，当地人说这是当时拴船系缆的“锁眼”。孔洞已被船缆磨得异常平滑，摸着像玉石一样，把手伸进去不由心底一震，我仿佛看到戚大帅坚定沉着的眼神，桅杆林立旌旗萧萧，震耳欲聋的热血喊声，让我无语凝噎。

我们在乍浦的海堤上徐行，春风拂面，海水深蓝。杭州湾在水文上属重潮区，潮水回灌非常严重，这从著名的“钱塘江大潮”可见一斑。为此历朝都在续修海塘，塘就是堤，以确保沿岸的正常生活。自钱塘江口北上的海塘约160里，乍浦恰是海塘的终点。当年孙中山提出将乍浦建成东方大港后，内阁总理唐绍仪曾亲自主持调查勘测，其团队包括回国效力的旅美学子和西洋专家。遗憾的是，由于回潮倒灌，此处海岸水浅泥深，清淤一项就需天价银两。



## 那年去乍浦

陈九（美国）

民初国事稍定，虽有经济回暖的“小阳春”，毕竟四方割据财力分散，兴建乍浦港的计划最终搁置了。今天我们到来时，乍浦港看上去虽然云淡风轻，但总感觉有某种能量，或许因太久的等待，正随改革开放的呼唤被深深唤醒蓄势待发。眼前奔涌的沧浪之水，只消投入一枚石子，便可激出一片新天地，你信不？

阳光明媚，黄花烂漫。我们驻足转身，向久仰初识的乍浦镇走去。一踏上那条沧桑的石板路，便在古镇中徜徉了。正逢晌午，人影如织，茶楼酒肆和农贸市场已喧声冉冉，沿街两侧的木阁楼配上古铜色木门板，足以诉说岁月的安宁。与其他江南古镇相似，乍浦镇自然少不了小桥流水树影婆娑，巷子很细很长，流水像梦境一样从窗下淌过，且将唐诗改两个字，不正是“君到乍浦见，人家尽枕河”吗？如果说水是古镇的灵魂，那桥就是神韵，几座姿态各异的石桥，深情地从一侧伸向另一侧，把古镇联姻般结成大家庭，小镇从古老走来，正在走向新生活。

一处高台阶上有家新书书店，我有逛书店的毛病，在这里我买了一本英国作家斯蒂文生的小说《金银岛》，一如既往地，在扉页上写下“1982年4月18日乍浦镇”。店主是一位戴眼镜的老先生，他问，你不是本地人吧？我不是。那依啥地方人？我呀，生在天津长在北京。天津啊，天津我晓得，李叔同对吧啦？对对对，李叔同，他把斯蒂芬·福斯特和约翰·奥德威的美国民谣引入中国，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启蒙者，我们天津人。老先生呵呵笑起来，你晓得李叔同祖籍啥地方？不是天津吗？不是，伊祖籍是乍浦，阿拉乍浦人！我不觉一惊，原来天津乍浦竟如此有缘？一直不解李叔同为何自日本归国后浪迹江南，最终以“弘一”的法号在杭州灵隐寺出家。老先生一席话让我顿悟，乍浦距杭州一百多里，乍浦人回乍浦去，他的心灵归宿将他带到与故乡毗邻的灵隐寺，不顺利成章吗？

那天，我们尽情在乍浦的怀中徜徉，逛店，下小馆子，还喝了陈年花雕。服务员是个清秀的小伙子，我本来想叫啤酒，可当他知道我姓陈时说，远道而来不尝尝本家的酒吗？本家？姓陈的，陈年花雕啊，哈哈哈哈哈。笑声穿透我们的心房，带着江南人特有的自信，让人蓦生敬意无法拒绝。哎呀，还真是好酒，微醺的感觉一点不像春游，倒像起舞，抱在一起旋转雀跃，谁都不肯让音乐停下。不知不觉中，阳光渐渐变成橘黄色，石板路长出长长的人影，是我们心中的不舍，还是乍浦的多情呢？

斜阳中的乍浦，清新健朗。再度回首，码头正升起第一盏渔火，镇角已传出女人和孩子们的笑声，宛如天籁，悠悠飘荡。此刻心中流淌着饱满丰富的感动。

虽然乍浦与其他江南古镇有类似之处，依水成街，风帘翠幕，但骨子里却坚守着自身的个性。如果说其他古镇的韵味来源于大运河，浅酌低唱，恍若流走的婉约词章，那么乍浦的本性则属于海洋，无论是百里海塘还是战船码头，或者更多更多，其文化积淀和历史荣耀均与大海相关。无论时光过去多久，都改变不了乍浦“必先苦其心志”的大气魄性和坚韧不拔的生命底色，对它而言，岁月不过是石破天惊前的卧薪尝胆罢了。面对今天的乍浦我强烈感觉到，当年“东方大港”之梦绝非无缘无故落在它身上，那是历史殷切的期许，也是千年古镇的炙热梦想，至今仍在浩瀚的杭州湾上回荡。毋庸置疑，乍浦必将一如既往地迎风而上，续写走向海洋的灿烂篇章。